

曲藝厅

1

39.07

5

1

曲 艺 厅

(第一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郑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55千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册

统一书号 10105·257 定价 0.26元

目 录

曲艺厅

祝贺《曲艺厅》创刊(代发刊词).....	陶 钝 (1)
调房(山东快书).....	赵连甲 (3)
改脾气(山东快书).....	高元钧 宋德全 (16)
模范班车(相声).....	侯宝林 贾冀光 魏兰柱 (26)
实诚人(三弦书).....	袁清岑 (39)
验工(唱词).....	任金义 (48)
功勋井(唱词).....	王亚平 (53)

小 书 棚

截然不同.....	王鸿勋 郭航峰 (54)
小两口对药.....	存 义 朱 有 (56)

相女婿(河南坠子).....	李冬梅 (61)
卖粉条(三弦书).....	孔祥荣 (70)
牛棚练武(京东大鼓).....	习 诏 (77)

传|曲 统|目

草船借箭(河南坠子)

.....	许鑫祥 赵 铮 整理 (82)
-------	-------------------

辛力田赴宴(琴书).....	李群祥 (90)
两把菜刀(坠子中篇).....	王元伦 (103)

【曲种介绍】

河南坠子.....	张凌怡 (120)
河南坠子伴奏乐器.....	(124)

祝贺《曲艺厅》创刊

(代发刊词)

陶 钝

在一个七千万人口的省出一个曲艺丛刊，这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工农兵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广大的曲艺工作者知道了一定会高兴，所以我知道了也十分高兴。

这个刊物可能是汇集现在创作的作品和经过去糟粕取精华整理的传统作品，以供群众阅读和演唱，也可能带几篇评论和介绍的论文。你们不叫它什么曲艺集，而名之曰《曲艺厅》，那是很有意思的。《厅》者听也，群众进来不是为了满足鼻子眼睛的享受，而主要是通过耳朵来接受艺术娱乐，这是符合曲艺艺术特点的。

“四人帮”摧残曲艺不仅是解散曲艺团队，迫害曲艺工作者，还有更毒辣的一手是霸占曲艺演出场所，要使曲艺根绝于人间。现在被征用的曲艺艺人用自己的劳动收入修建的演出场所，应当落实政策，发还原来修建的集体。并应多开辟演出场所，适应今天的需要。一个刊物叫做《曲艺厅》，可以提醒人们其中的作品是供演唱的，要演唱就要有个场所，没个场所，演员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多么大的困难啊！

我以为叫做《厅》还有其他意义。曲艺是简单轻便的艺术形式，在什么场合都可以演出：田间、车间、阵地、工地、无处不宜。但在城市应当有固定的场所演出，以便于劳动大众、曲艺爱好者找上门来。曲艺演出场所既不同于电影场所之狭长，也不同于剧场之宽大。它应当是方方的或圆圆的，能容三、四百人。座位搞的舒服点，不要用过去的板凳，座位上应有放茶杯的设备。使劳动大众下班以后进来喝杯茶，听两段书，借以娱乐休息，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是八百万人口的首都，原有几十个曲艺演出场所被“四人帮”摧残到一无所有，至今还没有落实政策，得到恢复。所以你们出一个刊物名之曰《曲艺厅》，会起点促进恢复曲艺演出场所的作用。《厅》之时义大矣哉。

河南省是曲艺发达的地区，开封又是曲艺发源地之一；但是外地人只知道河南坠子，其他如大调曲子，三弦书……等，都是形式活泼，曲调优美的曲种。经《曲艺厅》的介绍就会有人来学习、研究。除了短篇之外，每期要有一两个中篇，还可以有带曲谱的优美唱段。为什么一定要中篇，要下乡满足农民的爱好的，不仅要有现代内容的中篇，也要有传统长书截成的，有头有尾可说一晚上的中篇。常言说：“兵马不动，粮草先行”，曲艺作品是曲艺队伍的粮草，不先行是不行的。

让我们高举双手，欢迎《曲艺厅》的诞生，祝愿它越办越好！

调房

(山东快书)

赵连甲 杨锡钧

有位汽车司机本姓侯，

外号叫个“倔死牛”。

(白)有多倔呀？

有一次他丈母娘要搭车，

他凑上前去来应酬：

“要搭车？”

“啊。”

“想揩油？”

“对……嗯？你能看我在地上走？”

“能！你还想驾云上天去转悠？”

“哟，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听这话刺耳耳朵？〔读“斗”轻声〕

那我把这辆汽车送给你，

这么说，你听着顺溜不顺溜？”

(白)“这……”你说他多倔吧！

这一天，老侯刚把汽车开出库，
门一开，有个人钻进驾驶楼。
这个人四十多岁干又瘦，
高颧骨，两腮耷，酒糟鼻子带着勾，
俩眼珠子滴溜转，
象一对儿小孩弹的玻璃球！
说话拿腔又作调：

（白）“老侯同志……”

酸巴溜丢文诌诌。

这人是福利科长刘艾友：

“老侯同志，请把车开到原来宿舍楼。”

“倔死牛”开着车问声：“啥任务啊？”

刘艾友说话透着有派头：

“现在是一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咱后勤工作更得要加油。

为解除同志们后顾之忧谋福利，

又盖起一幢新式的宿舍楼。

可是咱书记老丁还在原来楼内住，

那幢楼多年破旧又失修。

调房的事儿老丁虽然没开口，

我早就看在眼里头。

对领导咱要照顾好嘛，

哪能等书记自己提要求。

为调房，我昨天动员他多半宿，

最后他总算点了头。

今天要帮书记把家搬到新楼去，

这就要麻烦麻烦你老侯喽。”

“倔死牛”听到这里眉一皱，

就觉得这事里边不对头。

“刘科长，听说新楼里你空着房子有两套，
他搬了，那套房子给谁留？”

这一问，刘艾友吞吞吐吐难开口：

“那套嘛，……你先来颗‘牡丹’袖。”

（白）“我不会。”

刘艾友玻璃眼珠转了转，

轻轻拍着“倔死牛”：

“老侯，我知道你跟书记在一楼住，

你家庭情况我可熟。

连老带小七、八口，

两间小屋搭吊楼。

虽然这次调房没有你，

请放心，有我在这事你甭愁。

今天咱先帮书记搬过去，

明天我还要麻烦麻烦你老侯。

帮我也搬家到新楼去，

再调房，我保证满足你要求。”

“噢，这么说那套新房归你住了？”

“嘿嘿……”刘艾友一笑点点头。

“倔死牛”来了个紧急刹车踩塞带，

刘艾友身不由己往前悠。

“梆”脑袋撞在车窗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直哎哟：

“哎哟哟哟……”

他抱着脑袋还一劲儿揉哩！

本来他干巴脑袋没有肉，

这下好，脑门上长出个大肉瘤！

“倔死牛”犯了倔劲儿来了火：

“刘艾友，少来跟我要滑头！

虽然我人口多来房屋小，

再困难我也能将就！

我还当你螃蟹的眼珠只会往上瞅，

对领导会拍又会溜。

闹半天你给老丁调房是为堵他嘴呀，

借机巧把私利牟。

你四口人住三间房子还嫌不够，

又想调四间一套住新楼。

还口口声声说是为群众谋福利，

呸！说这话你就不害羞！”

嘿！这唾沫正啐在刘艾友的脑门上，

“你……你……”他想诡辩可又没理由，

“你，你……不愿帮书记搬家就拉倒，

你怎么对卫生一点不讲究……”

老侯说：“少废话，请下车走！

别让我把你踢出驾驶楼。”

“什么？你敢把我踢出去？”

(白)“你信不信？”“……我信。”

他推开门往下一溜。

嘴还说：“要找司机哪都有，

有车的单位我全熟。”

说完他忙去打电话，

“倔死牛”坐在车上气不休。

一回头，见一辆板车正往这边走，

嘿！那满车家具压得车子吱扭扭。

拉车的低头紧握着车子把，

一步步累得浑身大汗流。

载又重，坡又陡，

一上坡，车子打横直晃悠。

就见拉车的把一翘，

那板车顺着陡坡往下溜。

“倔死牛”打开车门跳下去，

跑上前就要扳车轴。

那拉车的抬头一扬脸，

“嗯？”“倔死牛”两手急忙往回抽。

原来拉车的正是姓丁的那位老书记，

“倔死牛”脖子一梗又犯了恼。

心里说：好哇，车没到他自己先动了手，

这真是趴在锅台来喝粥。

(白)他都等不及啦!

你搬了，刘艾友也要搬进去，

可你怎么就看不出他在从中耍阴谋?!

老丁说：“老侯你快帮把手，

别光愣着皱眉头。”

“对不起，刚才干活胳膊扭啦，

俺手腕子转了轴儿!”

“转轴儿啦? 快到医院去看看，

不愿按摩就针灸。”

“看什么? 俺要的就是这个别扭劲儿，

用不着你给当参谋。”

(白)哪，这是什么脾气儿?!

老丁他不知老侯为啥又犯倔，

他故意用话往外勾：

“嗐，看着你身强力壮满有劲儿，

敢情是熟透了的西瓜全都瘪啦!”

“瘪? 你这车家具有多重?”

“少说一千得出头。”

“嗯，整个车我能扛着走!”

“好! 你先试试别吹牛。”

“试就……闹半天你是想僵火儿呀，

我才不上你的勾!

告诉你吧，我帮了你不如说是帮了他，

他凭什么也要住新楼？”

书记老丁心一动，

“噢，闹半天他是对老邱！”

（白）那位问了：“老邱是谁呀？”说来

这事还闹误会啦！刘艾友想调进新楼去，可又没什么理由。怎么办呢？他先动员老丁搬进去。老丁一搬，他再提这事儿，老丁是“猴吃粘糕，就张不开嘴了”，一点头，这事就成啦。昨天晚上他死乞白赖这么一动员，这位书记老丁还真把钥匙接了。接是接了，您听明白，老丁自己可没搬。他又经党委研究动员工程师老邱同志往新楼里搬。老邱说：“人家是照顾你书记的，再说你房子也不宽绰，我怎么能搬呢？”说完，老邱去参加学术报告会去了。老丁想：你不搬？我替你搬！他到老邱家硬说：“快收拾东西，老邱让我来帮你们往新楼搬家！”哎。这车家具就是工程师老邱的。

“倔死牛”指的本是刘艾友，

老丁他以为说的是老邱。

脖子上长腿出了差，

两个人越说越拧越别扭喽！

老丁想：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搞四化，

我得耐心说服他老侯：

“老侯啊，可该让他搬到新楼住，

给他调房有理由。

现在一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咱后勤工作也必须服从这要求。
调房子得有利四个现代化，
这是原则不能丢。”

“倔死牛”说：“你算了吧！
别为他放屁拉抽屉——来遮羞！
他一家总共才四口，
凭什么要调成四间一套住新楼？”

“调房子也不能单看人多少，
他需要安静、宽绰搞研究。”

“研究啥？我看他已经研究透了，
又会拍，又会溜，玩诡计，耍阴谋，
见便宜，就要接，再研究，他还不得要住一所楼！？”

“不不不，我看他为人老实又忠厚，……”

“他是个外面光，里边臭的驴粪球儿！”

“你怎么还把他说成这么臭，
搞四化，人家是排头。”

“哼！要让他当成排头领着走，
大家伙都得掉进臭水沟！”

老丁越听越纳闷：

怎么这工作越做越顶牛？

“老侯啊，我先替他把东西搬过去，
你有意见可以暂时先保留。”

（白）“什么？你这是替他搬家呀？”“啊！”

“这车家具是他的？”“可不是他的吗！”

“明白明白我全明白了，

你是让他给拍顺溜了。

你帮他，他帮你，

你们俩是环儿套环儿来勾儿挂勾儿。

是他的，你这车就甭想再拉走啦，

我让他认识认识我老侯。……”

说着他抓住车把手一抖，

哗啦啦，他把一车家具全给挡啦，

老丁急得直跺脚：

“哎！你怎么能这样对老邱！”

(白)“我……什么？老邱？”“啊，咱工程师呀？”“你到底替谁搬家？”“老邱嘛！”“坏了，这车还给挡错啦！”

那老丁把让房的情况说一遍，

你再看，“倔死牛”，

他又高兴，又感动，

又是惭愧又害羞。

恨自己不该乱发火，

“啪呀啪”，巴掌直往脸上抽。

老丁说：“你别打啦，

脑袋又不是乒乓球儿！”

(白)快把东西装上吧！

刚装好车，从那边走来了刘艾友，

他远远的看见了老丁和老侯。

听老侯说：“搬家这事包给我啦，

累坏你老丁我心疚。”

“嗯？！”刘艾友听到这句话，

暗暗埋怨“倔死牛”：

刚才你跟我吹胡子又瞪眼，

见书记，你怎么不敢再犯犟？

都说“倔死牛”脾气倔，

听这话，简直比我还会溜。

也难怪，哪个不是势力眼啊？

人家书记比咱科长高一头嘛！

看样子老丁他决定搬到新楼去啦，

我的事儿现在提正是好时候。

“倔死牛”就算有意见，

也不敢当着书记往外抖！

想到此，他满有把握的走过去，

紧哈腰来忙点头：

“老丁啊，你搬家我也来帮把手，

今晚上你家就能住新楼。

你搬完我也该搬进去，

你听明白，我住新楼可不为排场和讲究。

就因为过去咱两家住的远，

有啥事儿跑来跑去真别扭。

这回呀，你住哪来我住哪，

为四化，咱便利工作好研究嘛。”

“倔死牛”想：他真是能说又会道，
找便宜他还有理由！

他那知道老丁根本没搬到新楼去，
他和我还住在原来宿舍楼。

我呀，我先别解这个扣，
给他个顺水来推舟。

他没等老丁话出口，
说了声：“对！老丁你应该满足他要求。

刘科长为了四化干工作，
得让他跟你搬进一个楼。”

刘艾友听着还挺高兴，
满以为“倔死牛”帮他使劲在加油哩。

“对！老丁，你听听群众也是这意见，
这事你可不能不点头。”

老丁说：“这事你得要想好。”

“嘻！这想法，我已经考虑很成熟。”

“定下来，咱可不好再改变？”

“我话出口绝不往回收。

要变卦，把我的名字倒着念，

请你相信我老刘。”

老丁说：“好！就照你的要求办，

老侯啊，你赶快搬家进新楼。”

刘艾友一听发了愣，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

“哎，老丁，怎么能让他搬到新楼住？”

“他不搬，你怎么和我住到一个楼？”

(白)“这……这怎么回事儿？”

“我那套新房已经让给老邱住啦，

你那套房也应该让给他老侯。

你把家搬老侯那套旧房住，

咱俩个就凑到一个楼啦。”

“啊？！”刘艾友这才解开这个扣，

“嗡”的声，脑子乱成一锅粥。

老侯说：“不！还是老丁你搬到新楼住。”

“老侯啊，你不说要满足他要求吗？

这样调，刚才老刘说的好啊，

为四化，便利工作好研究嘛！

(白)是不是？老刘啊？”“……可不是。”

刘艾友难改口，

搬倒葫芦洒了油，

便宜没有捞到手，

反倒让人耍了猴。

他心里说：刘艾友啊刘艾友，

你真是一个大混球儿！

刚才你还夸海口，

说什么话出口绝不往回收。

要变卦，把我名字倒个个儿，